

# 锦绣文章，必生于锦绣之地

《孟溪大垸我的家》出版了，这是孟溪大垸历史和现实的鲜活演义，是乡土生活与乡土风情的生动展示。孟溪大垸，乃非凡之地，她诞生过晚明公安派三袁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位兄弟来自蕪湖乡，却在晚明搅动了整个文坛，他们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革新主张，深刻影响了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

所谓垸者，即是挽土围垸，垸是堤垸之意。在公安县，带“垸”字的地名颇多，表明公安先民在这片云梦古泽中，垒土挽垸而成村庄，繁衍生息。这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由荒湖而成人烟稠密的富庶之地，再至人文荟萃之乡，则经历了数代人寝苫枕块、披荆斩棘的奋斗过程。

一般此类文集，因作者为普通亲历者，笔下随意，且无章法，多是片断或流水账式的记录。但孟溪文化积淀深厚，文风炽盛，此书文字生动优美，细腻隽永，有的实为锦绣美篇，文采斐然。我手写我心，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得三袁灵气，有三袁余韵。读罢此书，真如畅游孟溪山水与历史，作者们的美文为我们还原了一个过去时代的孟溪古镇与福地，也清晰记录了那些年月的美好与荒唐。尤其撩动心扉的是乡情的留恋与纠缠，亲情的怀念与咀嚼，是逝去岁月的浩叹，苦难年代的感慨，如饮甘醇醇醪，不觉自醉；如品公安美食，口齿生香。真正的原生态，真正的家乡味，人情世故，村俗俚语，熟风故景，殷殷相识，一方厚土，万般乡愁。

说起来，《孟溪大垸我的家》应算是乡村野史，是史海钩沉。没有这样的记录，孟溪几代人的记忆，就将湮埋进时间的废墟中，这块土地的历史就将坍塌为沉默和遗忘的一段。虽然有《孟溪志》，但那是历史的梗概，不是历史的血肉；是时间表面的真相，不是时间深处的褶皱。而这本书是个人记忆和民间叙事真实结合的文本，因为有葳蕤丰沛的细节和情感的代入，而弥足珍贵。

这本书就是孟溪大垸的民间记忆史，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文字，是乡土教育的教科书。我特别感兴趣的部分，是对孟溪大垸旧时生活的细致描写，里面不经意地呈现出许多属于公安特有的东西，无论是村庄风俗还是水乡植物，是生活情调还是土语称谓。

公安是一块浸透革命先烈鲜血的红色土地，孟溪因处湘鄂边地，更是当年革命者活动的圣地。马华的《苏维埃政府在大垸里浴火弥坚》，文良杰追忆祖父、革命烈士文裕富革命业绩的《黄花灿灿，英雄骨亦芳》，甘朝晖的《怀念我的祖父甘其元烈士》，以及邹银享的《不倒的丰碑》，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公安先烈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群像。

关于孟溪大垸的历史叙事，弥漫着只有公安人才懂的人间烟火气息，讲述的是一些小人物在大历史中被无情裹挟的遭遇，是时光深处的斑驳记忆。但回想起来，岁月薄凉处，温馨犹似春。所谓乡愁，就是温暖；所谓乡情，就是眷恋。

邹永禄写的甘厂的小吃，杂烩炉子——十锦火锅、茶馆，都是人间留下的暖热。谭训章的回忆中，那么多植物，那么多动物，那么神奇的接骨草药医生，正是孟溪大垸的风土人情奇观。周承楠的《大垸内外忧与乐》，关于逃难躲日本鬼子的经历，生动别致，是独此一家的另类叙事。

谭云章、陈仁斌、易先浩、易先杰、王爱灵、牟成文、陈声祥、邹敦享、蒋亚平、聂耀文等作者的文章，书写的那些老屋小巷、乡亲村舍，笔端无限春意，字字心生涟漪。洪玉清的《童年偷瓜记》生动有味，章登亨的《土砖墙·稻草房》《向耕牛致敬》真情盎然；陈晓蓉的《我是孟小“小铁梅”》活泼灵巧；丰川的《黄山头的山水桥人》，则是他在黄山头山区的别样童趣。

彭霞的《古老孟家溪的匾额轶事》，李光勤的《孟溪大垸的部分礼仪家规》，萧文厚写的铁匠师傅，张献政写的水车（木匠）师傅，给后代留下了历史佳话和农耕时代的美好家规礼仪，以及能工巧匠们的故事。邹银享的《人民公社高级大食堂》中刘光培试验食堂的兴衰，喻明华的《双抢实录》中关于栽秧割谷的回忆，则是我们这代人都曾有过的难忘经历。金涌的《袁宏道墓碑轶事》，讲述的是袁宏道墓碑被发现的奇闻，这也许是袁宏道在天之灵的暗示吧。

邱德林、吴友典《孟溪大垸路的飞跃》，细捋了孟溪大垸几十年道路的变化，这些变化就是我们国家乡村巨变的缩影。易先斌的《一九九八鳊鱼堵抢险纪实》，安文、书记述九八孟溪溃口之后的抗洪救灾往事，陕大鑫的《甘家厂乡防大汛》，都有相当重要的、独特的史料价值。

书中有一篇文良础的《永远的银杏树》，写的是三袁文中曾提到过的那棵银杏树，怎样历经八百七十年风雨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愚昧无知和迷信所刮皮而死的遭遇。这棵三袁故里地标式的参天大树已经悲壮地走进了历史，但它深深刻在了公安人的记忆中。吴丕中写的《白鹤园记》，叹惋那个古木森森的白鹤园的消失，奇章瑰句，文情并茂，有三袁遗风。

三袁之后的公安人和孟溪人，也有辉煌的传奇故事，如王世新回忆伯父王竹溪的《难忘的教学》，我们看到了王竹溪对公安家族后人叮咛读书的谆谆教诲，以及在北京居家简朴的生活，都让人肃然起敬。

教育是孟溪引以为傲的一大亮点，如翁心诚、文良础的《关宏荣校长的故事》，可以管中窥豹，看到孟溪这个地方的兴学传统。在那个年代，学风之好，教育水平之高，实属罕

见，也所以，三袁在孟溪大垸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孟溪高级中学在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三袁故里车台湖存在了二十年的时间，这所看似不起眼的学校，却培育了许多享有盛誉的栋梁之才。有国际知名学者专家如刘皓、柳保全、吴爱华等十余人，有博导教授如徐东升、陈刚、杨宜树等十余人，有高等院校校长、院长十余人，如王恩科、萧文精、张勇、何名珂、毕丁仁等，长江学者有五人……作者将这称之为“人才密集现象”。

祝方胜的《从“水中凤凰”到科研新星》，让我们领略了在九八洪水中闻名全国的十八岁孟溪农家女陈凤，从洪水中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不负众望，刻苦学习，后来成长为国家重要的科技人才。这是孟溪人自强不息、崇文重教的一个典型事例。

《孟家溪小镇轶事》，是邱德森先生生前对孟溪小镇上世纪生活的真实记录，从中可以体会到他为什么要编这本书的初衷，并由他出资出版印刷。这份对家乡的感情，念兹在兹，实在深厚浓烈。好在，他在有生之年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了却了一桩心愿，这应该是他对家乡的一种情怀、责任和使命，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李寿和纪念熊永的《一个“死了”“还活着”的人》，回忆了他和熊永在孟溪村野小店的雪夜里，整理机物人物魏国贞故事的难忘往昔，是对熊永的深切追念。他们二人都曾是我文化馆的同事，他们为公安县的文化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张义梅和王书文的文章，是对李寿和几十年来为三袁和公安派文学的研究与传承所付出的心血，发出的由衷赞美。

乡土、乡情、乡恋、乡愁，这些字眼串起了这本书的内容与旨意，也接续了历史与现实，过去与今天，并指向未来，昭示后人。

孟溪大垸的记忆，曾经在袁兄弟的笔下，幻现出仙境之态。袁宗道有诗：“家傍青山曲，门当绿水斜。长峦通映浚，古木间桑麻。”袁宏道的诗文中，孟溪优美至极，摇曳生辉：“古木攒幽壑，从篁蔽小祠。篮舆村犬吠，罗眼野人疑。稻熟家家酿，山香处处时。田家强解事，款款具威仪。”“深院竹编墙，丛梢若个长。入门溪雨溅，满路麦花香。”“屋陵一万家，家家立生翠。”“蔽日荷花盛，遮天梗稻丰。”“新笋俄然过醉时，长成拂雨带云枝。更老老竹千个，编作花蹊曲曲篱。”“梨花雨涨春流疾，柳絮风飘画架轻。”袁中道在《游荷叶山记》里有“山之苍苍，水之晶晶，树之森森，自少至长，习而安之，不见有异。今偶游焉，而觉其幽静蓊郁，爱玩不能舍去……”的记载，他在《荷叶山房销夏记》中这样写道：“叔兰泽，有十亩地，白莲盛开，荷叶皆数丈余。予帅诸弟共架一浮梁于万花中，可容十人。日取碧筒饮酒，佐以莲房，荷柄皆出人如盖。入夜香愈炽，殆非人境。”这种人间仙境，如今依然是公安水乡和孟溪大垸的寻常景色。锦绣文章，必生于锦绣之地。

诚如吴丕中在《孟溪赋》中所写：“孟溪灵地，山水聚秀，攀龙栖凤，墨韵留香，与世传承，代代风流。其雅士鸿儒，遗韵酬唱，莘莘学子，人文荟萃，历数无尽，不胜枚举。”孟溪大垸，确是一块神奇的天土。随着《孟溪大垸我的家》的出版，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长河的不断流逝而更加凸显。

## 春到冷家山

□ 郑能新

一条公路以十分霸气的姿态，横跨跨山东西两河，在雷店镇过路滩村和石头咀镇的群山之巅舞动着他那迷人的彩虹。因其穿山越谷，并游走于众山脊顶，被人称之为英山的“川藏线”。外号毕竟是外号，自然是当不得真的，它的真名叫作“过石公路”。过石公路的贯通，不仅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还成为鄂东特色公路景观，吸引了众多网红不惧千山万水纷纷前来打卡。

好路的沿途若有好的看点，则更是添色不少。过石公路就是这样一条让你眼界大开的阳光公路。

首先，在石头咀镇旁即将上山路段，引领东望，便是著名的“毛公山”，大自然的神奇排列组合，让一众山脉形成了神形兼具的伟人仰卧姿态，越看越像，栩栩如生。

沿彩虹路上至山顶，不远即是蔡家畈红色革命遗址，也是革命烈士萧伯唐的故居。萧伯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留学苏联，回国后参加北伐，任第三军教导团（团长朱德）连指导员。如果不是1934年牺牲，必将前程远大。中途，还可前往英山八景之一的婆子石景区，那里的五彩杜鹃不知迷倒了多少“花痴”！

过路滩上行不过数公里，便是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昇故里。刚刚建成的气势恢宏的毕昇纪念馆，就坐落于此。东行十余里，又是红二五军长征出发地——陶家河，新建的长征国家公园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八方宾朋。

一条路能够贯穿起这么多自然、历史、人文景观，足以让其身价不菲了。偏偏，以“英山川藏线上的明珠”著称的冷家山横空出世，又为其增添了无限光彩。

说冷家山横空出世，并不是否认它先前的存在。相反，千百年来，不管你在意还是不在意，它，一直都在那里！

只是过去，冷家山却是个不毛之地，是雷家店镇为数不多的几个最贫困的村子之一。

高寒之区，不利农耕；偏远山区，交通闭塞。除了贫困，谁会钟情于此？冷家山，一字道破天机：“冷”！而且，一冷就是几千年！

说起昔日的冷家山，人们就会把它跟一个段子结合起来：“通讯，基本靠吼；御寒，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并非没有真实存在过。山里人最怕的两件事，老怕生病：大病拖，小病挨，病危才往医院抬！少怕上学：山道弯，山路远，走到学校腿发软！

谁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竟然会火？

当美丽乡村建设的春风拂过英山大地，冷家山人就早早嗅到了那一丝丝温暖的气息。一村一品，一村一魂，都具备。要的是，重新给他们注入新的活力。

品牌，就是冷家山的秀美山水。别看她此前她其貌不扬，那是因为她“养在深闺人未识”。你看这高山之巅有这样一汪明净的水面，而且，曲线优美，婀娜多姿，就像大地美丽的眼睛，稍加修饰，略施粉黛，一定会绽放异彩。

村魂，非流传两百余年的孝善文化莫属。清朝乾隆年间，村妇姜余氏“割股熬汤伺婆婆”“剜肝入药救夫君”，孝行感动天地，传颂至今，《英山县志》都有记载。

好东西远不止这些。那保存或遗忘于深山的古民居，那成片或散布在山间村头的古树名木，一一被岁月重新拾起，开启了他们辉煌的壮丽历程……

要想富，先修路。县里、镇上在修建“过石公路”时，不忘把冷家山村列入总体规划，3.8公里的彩虹路，沿着新整修的水库岸线，七弯八拐，曲径通幽地走了一个回路。水库，好像还没有名字，叫水库，似乎也不雅致，还是唤作湖吧，一说湖，她便生动灵活起来。没有名字也不要紧，在我心中，已经将其视为“仙女湖”

## 白玉膏

□ 张好好

唐代玄奘从印度回国，途经天山南麓，他记述和田产“白玉、碧玉（被五彩皮色遮蔽的玉）”、莎车“多出杂玉”。

宋代这样记载和田玉的输入途径和分类分等：大抵今世所宝，多出西北……于阗国，玉分五色，为青碧一色高下最多……带白色者浆水又分九等……

自古以来说到对玉的所见所闻，大家都会对白玉重点强调一下，仿佛是一心上一明，眼前一亮。王祥夫先生收藏有几块三代（夏商周）白，是高古时候的羊脂玉件，他说：滑腻洁白，爱不释手，不舍佩戴。

玉以白为贵。但“十白九松”。达到最缜密最细腻、如丝绸如皂，淡淡青的玉在脂感上来得更彻底。白玉籽料里有顶级缜密细腻的，就是天价的羊脂玉了。我见过羊脂玉么，应该见过，那块羊脂白玉有一层浓浓浓金。羊脂玉闪什么光泽？淡淡黄、淡淡粉、淡淡灰，表示这块白玉已经修炼到成熟。高白的玉反而会看着生而冷，打光结构明显，就是松的意思。

白玉籽料的结构通常是均匀的薄薄絮絮模样。有了这结构倒是放心的。为什么呢？优质白玉山料通常是打灯无结构的。无结构就一定好吗？有结构的籽料和无结构的山料对比，一块即使显得松的有结构的白玉籽料，终究还是比无结构的山料白玉更有脂感。后者是一块紧密的雪团的话，前者是知冷知热的醍醐。《大般涅槃经·圣行品》：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

玉界里还有一语，“十籽九裂”。一块白玉的籽料，看见了白云絮的结构，又发现玉肉内沁染的苍老，于是就放心了。这个逻辑，不大懂得辨别玉的人能够懂得吗？其实就是更证明了一块玉的来路——它用数亿年时间修得真身，细密毛孔披覆。只有这样的玉怀着隐秘的心和灵。人和玉相遇，互为滋养。玉来潜移默化修正人，人来呵护保养玉。

这是一块闪着淡淡微光的白玉籽。细细看，它的周身有淡淡的些微的洒金。摩挲在手，玉皮的油脂感清晰，温陈醇厚。掂之如坠。它的样子是小籽玉最好的形态：水滴状。25



《不借春阴》中国画 贺怡兰 作

## 生命的故乡

□ 袁利荣

年轻时无家，我喜欢游访  
左手持矛右手持盾，东奔西走  
双脚的铁锤在路面敲击出火花  
远方的歌声在黑夜摇曳着星光

早已倦游归来，不再有奢望  
现将最后一张旅行地图摊开来  
我认真寻找起来时的故乡

我是城里长大的孩子  
哪里有农田和坟堆环绕的故乡  
如今老了，只有家——  
同一门进同一门出的小小的家  
是我今生最后生命的故乡

写下这首诗，两行浊泪  
打湿我不再有春天的心园